



東觀漢記卷十三

列傳八

孫成

諡曰孫成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成行大司馬事咸以  
武名官以應圖識此當是記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范書琅邪東武人上疏諫曰臣聞

文王享國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

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

案隆文

東觀漢記

卷十三

黃繩祖



案陸文

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嫌疑願思之杜詩薦湛  
疏園范書湛傳湛是時策免大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東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  
人師行為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  
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  
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齬厲志白首不衰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武公莊公所以砥  
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  
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黃繩祖

案陸文

伏隆  
伏隆字伯明園隆子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  
鰓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園晨湛少子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園花書霸傳霸河南密有威重為太子舍

案陸文

案陸文

侯霸字君房

卷十三



人從鍾寧君受律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  
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荊州刺史費遂齋璽  
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留  
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為  
尚書令深見任用

宋弘

宋弘字仲子為司空上嘗問弘通博之  
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

案  
弘文

黃繩祖

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  
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道而  
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  
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  
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受俸得鹽  
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弘  
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顧視弘正容



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上姊湖陽公主  
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  
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  
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  
為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  
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為激發免歸田里

黃繩祖

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歆

歐陽歆案范書歆傳歆字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

歆七世皆為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歆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

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

千匹

朱浮

朱浮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

案陸文

案陸文

東晉書

卷七十三

四



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則為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  
 守吏士疲勞蟣蟲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  
 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  
 然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案此由人上及有文關浮為  
 司空賣國恩以為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

黃繩祖

室閭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為儀表此其後為馮翊  
 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  
 下公門何謂輕哉為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  
 者湛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  
 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  
 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  
 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  
 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  
 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  
 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  
 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  
 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  
 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  
 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  
 因亡去林為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

黃繩祖

為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為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  
 聞營河雒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  
 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  
 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  
 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  
 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  
 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  
 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



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  
 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  
 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  
 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  
 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間郡國  
 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  
 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  
 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  
 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  
 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  
 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誣其驕恣之節也  
 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  
 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  
 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脅  
 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

東觀漢記

卷十三

七



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  
 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  
 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  
 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  
 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  
 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  
 威玉食狙獠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  
 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  
 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

黃繩祖

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  
 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  
 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  
 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  
 下相為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  
 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  
 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  
 憚之為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  
 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



案隆文

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  
 內施尤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  
 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  
 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為東海王傳王以師故數  
 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  
 所置之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案范書光武紀建  
 武二十二年大司  
 空朱浮免杜林為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為  
 大司空則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文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

案范書純傳純京兆杜陵人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

案隆文

案此十字從本善大選注纂入

為太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

初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

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為虎賁中郎將純素重

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

禘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

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

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  
 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  
 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斯典之廢于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  
 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翁曰吾無功於時猥蒙  
 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  
 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  
 哀臣小稱病令翁移臣臣時在河南冢廬見純前告翁  
 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

黃繩祖

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  
 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  
 偃長不滿七尺為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  
 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  
 薦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  
 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  
 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



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  
 乃因燕見從容誠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  
 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  
 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  
 無二則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  
 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  
 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馮飭

馮飭字孝孫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

案陸文

黃繩祖

案陸文

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以氏焉飭父名揚明帝詔曰馮  
 飭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  
 楊邑侯賜以玉玦純為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  
 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帝東巡郡國留飭宿  
 衛南宮敕飭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立武門複道上領南  
 宮吏士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痲若向南  
 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牕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飭所  
 飭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十一



馮石園石鮒子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屏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趙熹

趙熹字伯陽園范書熹南陽宛人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

黃繩祖

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熹使詣舞陰李氏遂降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為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熹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



案陰文

度其形況上許之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  
 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  
 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內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為趙熹  
 所濟活上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  
 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  
 日食免范書熹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明帝永平  
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時徐為衛尉性周密盡心事  
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此文疑誤上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  
 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

黃繩祖

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  
 宗即位進為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為國  
 元老其以熹為太傅

後九月移此

0090009

東觀漢記

卷十三

十三

牛



東觀漢記卷十三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

園范書岑彭人

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

為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

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母祖上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彭

說鮪曰赤耆已得長安今公誰為守乎蕭王受命平定

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

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

案陸文

黃繩祖



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  
 敢降耳彭還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  
 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  
 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  
 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  
 疑即曰旦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  
 鮪輕騎詣彭降馬彭為殺羊具食鮪曰身為降虜未見  
 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

黃繩祖

二案字俱陸文

在所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范  
 彭傳鮪明且悉眾出降拜成德侯鮪玄孫祀范書不  
 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范書不  
 成坐殺人國除范書不

鮪永

鮪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  
 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  
 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范書  
 拔佩刀截馬當胸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  
 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

案陸



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  
 軍常衣阜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  
 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  
 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  
 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  
 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  
 而居後歸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  
 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  
 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

何待即

何待即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飲賜洛陽上  
 商里宅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  
 故荆棘自闕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  
 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  
 饗誅無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為司  
 隸校尉時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  
 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  
 馬箭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  
 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



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  
 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  
 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  
 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為都官從事  
 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  
 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  
 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  
 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  
 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一此何如太中大夫弘

黃繩祖

案陸文

案陸文

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  
 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不實被徵傳范書錄  
 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  
 以君惟惟近臣其以為兗州牧

鮑昱字文淵子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  
 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  
 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  
 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  
 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  
 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司隸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  
 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  
 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園范書昱傳昱以永  
 平十七年為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  
 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為上黨太守  
 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

紫陰又

黃繩祖

園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後邑間更  
 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與此異  
 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  
 即拜邑為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

邑素誓劓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遣書責邑曰晏  
 嬰臨盟擬以曲戢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  
 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  
 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  
 邑同事一朝內為劓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  
 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



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出世略  
 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  
 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  
 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  
 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  
 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  
 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  
 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  
 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

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號涉  
 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  
 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  
 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  
 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為  
 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  
 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倣儻之志更



學後文

范書更始二年  
吳漢為大將軍斬更始幽  
州牧苗曾行時為更始立漢將軍

學後加振屋下

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  
 行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建武初為揚化大將  
 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  
 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  
 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問不  
 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  
 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  
 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  
 征萬里暴兵累年禍<sup>擊</sup>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

黃繩祖

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  
 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sup>丘</sup>墟田疇蕪穢  
 疾疫大興災異叢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  
 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  
 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插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sup>雷</sup>震四海席卷天下  
 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日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  
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  
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  
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  
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  
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  
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  
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黃繩祖

吾吉甫攘其蠱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  
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攘  
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  
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  
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  
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  
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  
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  
 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  
 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  
 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  
 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  
 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  
 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  
 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  
 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

案陸文

策何以加茲范書行傳以此奉記為行行娶北地任氏女  
 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白明帝以為衍材  
 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壞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子豹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

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語曰

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

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范書豹為

尚書郎豹為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案陸文

案陸文

東觀漢記

卷十四

九



王閔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

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隗囂傳元字惠孟

案范書

東觀漢記卷十四

黃繩祖

東觀漢記卷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

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

獨求鄉何也園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

此也與綝曰昔孫叔敖救其子受封必求硤确之地今

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

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案范書



丁鴻

丁鴻字孝公園鴻園長子李善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

尚書三年而明章文選注字季公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

荷擔不遠千里父園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

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

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

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吟皇天祖禰並不佑

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

當封謹自放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黃繩祖

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

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

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園范書鴻傳明帝永平

職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

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

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園上

鴻才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材論最明儒元和二

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



案陸文

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  
 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  
 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  
 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羣  
 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馬三年以廬江  
 郡為六安國徙封鴻為馬亭侯日食鴻為司徒上疏曰  
 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弑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  
 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  
 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園此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黃繩祖

案陸文

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  
 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  
 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  
 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園范書棟傳秉字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  
 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  
 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官至立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間候勤者與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而勞之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

黃繩祖

始時案遵為大司馬護軍案護軍案字案後案出使匈

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為天地所遺

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

悅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

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案傳丹以案司徒侯霸欲與案丹定

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

曰家君欲與君殺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

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

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



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席食以蜀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更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

黃繩祖

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及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如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



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軻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鄧暉

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暉難即害使黃門脅導暉令為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暉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暉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視暉歔歔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暉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暉見令以狀首

黃繩祖

今應之遑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暉拔刀自嚮以要暉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暉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歆召暉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齋半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歆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暉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暉敢奉觥歆色慙不知所為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歆意少解曰實歆



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  
 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  
 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  
 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  
 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為上東門候光  
 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  
 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  
 於遊田以萬民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晷其如  
 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為長

黃繩祖

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  
 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  
 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  
 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傳以伋為扶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

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

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

案



竹馬於道次迎拜。及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及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及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及謂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及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范書傳詩建武元年杜為侍御史安

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

紫陞文

黃繩祖

逆賊楊異等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為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為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賻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

東觀漢記

卷之五



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  
 菜食或朝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為武都丞妻  
 時在郡為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  
 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  
 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  
 洛陽為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  
 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黃繩祖

二案字俱隱父

張堪字君游范書堪傳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  
 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范書堪傳不  
 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  
 曹為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為筏渡水遂免  
 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  
 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  
 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為漁陽太守有惠  
 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  
 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



崇隆文

崇隆文

崇隆文

耕籍記

卷十五

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  
張堪有圖此句疑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

表廉吏

衛峴

衛峴范書傳峴字為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

驛視事十年徵還峴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

贖錢人五千

茨克

茨克字子河鄆道元水經宛人也初舉廉之京師

黃繩祖

同侶馬死克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

一馬兩車茨子河克為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

麻之利類皆以麻泉頭縵著衣民惰窳少履鹿盛冬皆

以火燎足多剖裂克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

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溫煖元和

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

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

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  
茨克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

東觀漢記

卷十五

十



皆克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為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為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又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

黃繩祖

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為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妻子對哭家

紫隆文

東觀漢記

卷之五

上



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曄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

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為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

武初拜為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

上調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

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曄為天水郡其

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

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

黃繩祖

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

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

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

李章南陽新野人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

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鄧讓

案陸文

案陸文

東見漢已

卷十五

十一



東觀漢記

卷十五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五

黃繩祖

東觀漢記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

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詞詩賦及長遂博貫

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

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案陸文

案陸文

東觀漢記

卷十六



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  
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  
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秘書令卒前所續史  
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為人大志不  
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  
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恒為官<sup>傭</sup>寫書  
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

黃繩祖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  
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而當封侯萬里  
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  
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  
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  
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  
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  
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  
 功成事立也眾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  
 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  
 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  
 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  
 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  
 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為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  
 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為重  
 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超重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

神

黃繩祖

案陰文

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  
 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  
 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乘聖漢威神出萬死之志  
 冀立鉛刀一割之用園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既  
 上疏請兵此其疏建初八年稱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  
 中語前後文闕黃麾超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  
 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  
 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  
 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



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闕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  
 塞超為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  
 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  
 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為  
 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  
 拜射聲校尉

班始

黃繩祖

二案字俱陸文

班始子雄超長尚陰城公主名賢得陰

鄭興少鄭興少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案陸文

鄭眾字仲師興子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  
 將梁松請眾欲為通籍遺練帛眾悉不受謂松曰太子  
 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  
 難逆不可不慮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廬江獻

東見漢已

卷下

日



鼎詔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  
 氏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  
 親上遣眾持節使匈奴眾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眾  
 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  
 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眾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  
 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  
 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奴遂  
 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後果  
 為匈奴所殺案范書會故歸家後為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

紫隆文

黃繩祖

文疑

范升

范升字辨范書升傳升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字長孫范書元傳元字上疏曰挾取摘釁掩其弘美范

范升字長孫范書元傳元字上疏曰挾取摘釁掩其弘美范

與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

二案字俱隆文

紫隆文



其諡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  
 九江朱剛窮樞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  
 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  
 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  
 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  
 郎中彭閔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  
 士引閔為議郎俱為議郎與此稍異車駕幸太學會諸  
 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  
 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為加賞賜又

黃繩祖

榮隆文

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  
 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  
 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  
 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  
 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經范書榮傳榮以太子  
 太子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  
 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  
 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間  
 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



笑而不應後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辯說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

黃繩祖

侯食邑五百戶後以五更祿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為

太常案范書傳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案范書傳顯宗不許

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案范書傳以郁先師子有禮讓

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案范書傳自製五

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

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

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

案范書



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  
 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皇  
 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  
 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  
 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  
 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  
 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桓馬

桓馬園馬郁第三子范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紫陞文

黃繩祖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  
 常

桓鸞

桓鸞園鸞馬弟良子范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

紫陞文

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  
 待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緼袍糲食麤餐除陳留已吾  
 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園典馬仲舉孝廉為郎中居無幾相王吉

紫陞文

東觀漢記

卷一百一



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為立祠堂盡禮而去為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礪

桓礪一名暎字文林園礪子尤修志介一餐不受於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礪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

案隱文

黃繩祖

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



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此段從李善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即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

黃繩祖

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子為識記以誤人主范

書譚傳時帝方信識譚上疏辭之譚譏訕圖識有詔會

此二句即疏中指斥識記語前後文關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

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識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

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

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為六安郡丞之官意

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

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

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



案隆文

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

園范書本昆傳昆

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

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

剖瓠葉為俎豆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

園伏

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注丹

黃繩祖

案隆文

注丹字子玉

園范書本丹傳丹

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

世重之號注君通論

戴憑

案隆文

戴憑字次仲

園范書本憑傳憑

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

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隨情憑對曰陛下嚴曰

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

通古今陛下納庸受之愬遂至禁錮世以是為嚴上怒

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

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



誠慙聖朝上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園范書長傳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

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為中散大夫拜少府詔

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黃繩祖

案陸文

案陸文

尹敏字幼季園范書敏傳敏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園識敏對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盱忘食系太平御書即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高詡



崇隆文

崇隆文

東觀漢記

卷十六

高詡字季回范書詡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

范書恭傳恭字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

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

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

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黃繩祖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

博士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

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

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

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

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

也宇傳子普普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

學拜議郎也

張玄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七



案隆文

張玄字君夏案范書玄傳玄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為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案此明

二年詔文躬

蘇竟

蘇竟案范書竟傳竟字與劉歆兄子恭書曰前世以磨

案隆文

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案竟傳書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蓋歆於莽時為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即國師公之誤末者惟硯也

黃繩祖

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邠

丁邠案輔決錄注云邠字叔春京兆陽陵人劉昭司馬書注引趙岐

高節正

直不撓舉為孝廉

溫序

溫序字次房案范書序太原祁人為護羌校尉行部為隗囂別

案隆文

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



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園范書南安城人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

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

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

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

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遺送之為零陵太

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

〇〇 劉茂

黃繩祖

劉茂

劉茂字子衛園范書太原晉陽人為郡門下掾赤着攻太原

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

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為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

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

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

安帝

安帝



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  
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  
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  
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彊略城酋長殺吏惟獨狄道為

黃繩祖

國堅守士民饑饉煮履啖弩寄命漏刻援謀如涌泉勢  
如轉規圓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跣馬驚觸虎  
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  
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  
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  
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崇隆文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漁陽令園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為魚復長

楊正

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救壞祭乃去書不載

崔篆

黃繩祖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為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



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崔駰

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駰篆孫范書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黃繩祖

案隆文

崔瑗

崔瑗瑗駰子范書愛士好賓客盛修穀饌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實

崔實實瑗子范書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民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

案隆文



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舂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為孝感所致云

王琳

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

黃繩祖

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舂賊將為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園范書業傳業字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鴈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鴈而死

案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二十一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為  
 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搥地歎曰大丈夫  
 安能為人役耶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  
 殺之莽時莽尚為安漢公未居攝此文舛誤萌謂其  
 友人曰三網絕矣不去禍將及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  
 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塵  
 器哭於市曰辛子辛子遂潛藏不見隱邪邪不勞山非  
 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諾太守遣

黃繩祖

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擲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  
 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為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  
 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王霸

王霸霸字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  
 霸字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  
 茅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光傳光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  
 嚴光字子陵光傳光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  
 釣處為嚴陵瀨

案陸文

案陸文

東觀漢記

卷十六

二十一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  
 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  
 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  
 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  
 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為政美俗成化以貢  
 為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為失  
 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  
 得錢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為斷安邑令候之

黃繩祖

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  
 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  
 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輒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  
 鬪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  
 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慘頭待見尚  
 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



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  
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  
升於華轂陛見帝廷偃蹇傲慢遂巡進退臣願與並論  
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

園范書  
丹扶風郿人

通五經時人為之語曰五經

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翫童介然特立不隨

黃繩祖

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  
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  
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案嵩范  
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十六

東觀漢記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為郡督郵，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

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

為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

觀。其園陵樹葉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

捷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

三百七十一



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劍佩刀還郡永  
 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傳作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  
 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  
 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  
 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玄  
 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慙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為丹買田宅居業

二百七十一

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既入關封符  
 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  
 師常為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  
 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  
 焉安集受降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更始敗諸  
 將軍悉歸上普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  
 晝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為郡功  
 曹薦陰直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  
 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郡功



曹以下至此後

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異

之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

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

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

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為黽池令奉公克

已妻子自親釜竈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

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

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牟融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修

治又善論議朝廷稱為名卿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孫堪

孫堪范書本傳堪字為光祿勳以清廉見稱與周澤

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

案陰文

案陰文

音芝增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三



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傳范書本

年徵般行執金吾時五校尉官顯職閒府寺寬敞輿服

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為太僕在朝竭

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為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數納

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

案隱文

案隱文

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

特優嘉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

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

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

弟憲逝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

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

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

三百七



明、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散冕之旒、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人、習大夏侯尚書、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諂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尚無袴、寧為家給人足、耶、望曰、議曹情竅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

三百七

人足耶、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緱

魚百枚、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平王

蒼辟為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上以章示

公卿曰、前見良、頭髮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

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遷

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園范書本傳、平本名、以仁孝著聞、

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

案陸文



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為餓賊所得將烹之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為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既免乃撫英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按更始時以平至此永平三年為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卽恁等

三百七十一

案陸文

承宮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心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為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

東觀漢記

卷十七

五



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自整飭、宮對彼徒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子阿會稽山陰人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

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

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

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

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

案陸文

案陸文

三有笈棹

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

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御覽作民士興功

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

時、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貧

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

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

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

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尚

書案事、誤以十為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



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即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咎、乃解衣就格、上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案陸文

宋均字叔庠

南陽安衆人

本傳均為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

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

三百七桂

已去、當為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建武中山陽楚郡多

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為

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

范書作都

梁國寧陵明帝時為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

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

鮒陽鴻

鮒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為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案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  
 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揚子行論難備備祁  
 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為太常丞為去妻  
 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抱  
 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  
 以戟又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即尺一出升政嘗過  
 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  
 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曰  
 按政入戶以十太平御覽作政入戶徑上牀  
 此武根語不擇政自曰云云與此稍異  
 卿蒙國恩

三百花桂

案陰文

案陰文

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  
 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  
 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為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范書作字公子本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

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  
 為錄

郇恁

郇恁字君大鴈門人也范書周變黃憲傳序隱

及李善文選注並作荀恁

東觀漢記 卷十一



案陸文

居教授東平憲王蒼為驃騎開東園延賢士辟恁署為  
 祭酒敬禮馬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  
 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  
 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此四句季善反選注作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  
 驃騎將軍執法檢月餘遂去官  
 下臣故不敢不來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車騎鹵簿車府令齊  
 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  
 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

案陸文

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墮詔出匡左遷即丘長  
書吳良傳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  
 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詩  
 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  
 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

三百七十一



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作赤眉賊經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為田禾將軍孝為郎每告歸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并放

三子

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即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虞世南堂書鈔作孝得穀待之同飯雖蔬食茹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寵異之詔禮十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間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  
 為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救獨  
 放令主炊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  
 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嘗為諸君主炊養  
 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  
 死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  
 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  
 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  
 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  
 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  
 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  
 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湏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  
 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  
 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三百七



東觀漢記卷十七

東觀漢記卷十八  
列傳十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修行清白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下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步擔往候鮮于褒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曰

三月廿七日



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京兆尹閻興召倫為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宄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後小民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爾說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將  
攔 攔多非法倫數切諫廷恨之故滯不得舉將州將謂范書本傳注引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

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為淮陽

案 隆文

音 苑 德

王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王賜之綬嘗見上曰聞卿為吏搯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曰聞卿為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笥餅卿知從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有諸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此言也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千石卧布被自養馬妻炊爨俸祿常取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饑羸者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

案 太平御覽作初代到當發百姓舍我何之倫密

案 隆文



案陰文

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倫  
 免官歸田里、不交通人物、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倫為  
 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  
 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上封、按倫  
 空以下至此從  
 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按倫  
 罪二人、凡六人、攔范書傳倫為三公、公、值帝屢有善政、  
 乃上疏、褒稱盛美、去年其疏中述近事語、

前文  
後闕

桓虞

桓虞、字伯春、攔范書章帝紀注、作字仲春、馮翊萬年人、遷尚書僕

案陰文

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為能擢為南陽太守、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邨、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

鄧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東郡宗武伯翟敬伯、陳

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

子、邨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

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為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

按歐陽詢藝文類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

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鄭弘

會稽鄭弘字巨君為鄒縣令魯春雨霜鄒穀獨無災為

太尉以日食免

按此七字從虞書

袁安

袁安范書本傳字邵為河南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

嘗以贓罪鞫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

守銅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此段從李善注纂入和帝始加

元服太后詔安為賓賜束帛乘馬安為司徒每朝會憂

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之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

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為朱後徙于宛暉外祖父孔

休以德行稱於代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葬敗天下亂

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賊操弓弩欲

裸奪婦女衣服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

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

義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為郡督郵太守

阮况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及况卒暉送其家金

朱暉



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  
 送欲明己心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暉為掾正月旦  
 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吏甚驕  
 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  
 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  
 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再遷  
 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表善黜惡  
 抑強絕邪歲常豐熟暉好節概五句吏民畏而愛之  
 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建

音光色

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  
 界暉為守數生年考長吏因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同縣張  
 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  
 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  
 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堪  
 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  
 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韋彪

韋彪園范書本傳彪字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

案陰文



案陸文

剖符典千里案范書本傳建初中為大鴻臚時陳事者在州郡詔下公

卿朝臣議此蓋彪議中語范書節去

韋豹

韋豹

豹字

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

之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

史意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

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按此段從太平御覽

郭躬

郭躬

三百餘侯

案陸文

郭躬

范書本傳躬字

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元年

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

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

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

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

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

自守不慕游宦兄仲為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東觀漢記

卷十八

五



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  
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為廉潔稱清白吏  
均好義篤實失兄事寡嫂恩禮敦至養孤兒兄子甚篤  
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且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  
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拜侍御史  
月餘遷尚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  
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與  
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帝東巡過任城乃幸  
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三百七十一

案陸文

王景

王景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

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

傳王景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建初八年景為廬江太守乃

教民種麻桑而養蠶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祖父客死蜀漢范年十五與客

步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沉溺眾

傷其義鈎求得之僅免於死御覽卷九太守張穆持

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

東觀漢記 卷十八



行也遂不受為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  
五千人乃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  
警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  
追之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  
儲水百姓為便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堵昔無襦今五袴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  
名者千數章和二年帝崩廉范奔赴敬陵還入城見道  
中有諸生乘小車馬頓死泥中諸生立旁不能自進時

三百七 侯

范問為誰所從來生白廬江太守掾嚴麟為太守奉章  
來弔范惻然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  
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賙  
人窮今奔國喪當是時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  
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王阜

王阜傳阜范書作追附字世公蜀郡人少好經學年十

案 陸文

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少不見聽後阜竊書誦盡日辭  
欲之捷為定生學經携錢二千布兩端母追求到武陽



案 隆文

北男謁舍家得阜將還後歲餘白父昇曰今我出學仕  
 宦儻至到今毋乘跛馬車昇憐其言聽之定所受韓詩  
 年七十為食侍謀童子傳授業聲聞鄉里案此段文義難明疑有脫  
 鸞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擊磬鳥  
 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為  
 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  
 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  
 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

二百七係

案 隆文

憲貴盛以絳襜褕與阜不受憲嘗移書益州取六百  
 萬阜疑有詐以狀上憲遣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  
 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  
 市焉

秦彭

范書本傳作字伯平扶風茂陵人

秦彭字國平范書本傳作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元成間宗

族五人同為二千石故號為萬石秦氏彭擢開陽城門

候按此句從李善為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饑

早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為民



設四誠以定父母妻子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者以為鄉三老選鄉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尚德化不任刑名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也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滿道彭在潁川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于郡境

玄賀

玄賀字文弘常璩華陽國志遷鄴令政化大行為九

江太守行縣齋持乾糒但就温湯而已臨去日百姓扶

車叩馬啼泣隨之

案陰文

曹褒

曹褒字叔通范書本傳篤學有大度常慕叔孫通為

漢禮儀晝夜沉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

忽忘所之舉孝廉拜車府令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

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

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

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疾疫褒愍哀病

徒親自省治醫藥饘粥多蒙濟活

賈逵

音艾

俊

案陰文



案陸文

東觀漢記

卷十一

十一

賈逵字景伯

扶風平陵人

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

五經文

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京師為之語曰問事

不休賈長頭

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

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

名逵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

雀頌建初元年詔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立

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拜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江革

江革

江革字次翁

齊國臨淄人

客東海下邳傭賃以養父

三才

母下邳知其孝市買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賞與之革

專心養母幅巾履屐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

輓輓車不用牛馬永平中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

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馬時有疾不會輒敕大官

送餐醪恩寵莫與為比于是京師貴戚順陽侯衛尉馬

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

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名馴

名馴字伯春

九江壽春人

以志行稱鄉里號之曰德

案陸文

後



案陸文

行恂恂召伯春以明經有智讓講論拜議郎傳不載

曾為章和中為光祿勳

李育

李育字元春園范書本傳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

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杜安

杜安字伯夷潁川定陵人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  
敢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  
由是不罹其患

三百七

杜根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園根安子范書以安帝

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

根等令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

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蘓太后使人

檢視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及鄧氏誅根方

歸徵拜侍御史

杜篤

杜篤字季雅園范書本傳客居美陽與美陽令交遊

後

案陸文

案陸文



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于獄中為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外高祖<sup>辛</sup>武賢以武畧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sup>氏</sup>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外內五世至篤哀矣

宋揚

宋揚扶風<sup>平</sup>陵人永寧二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追封當陽侯<sup>王</sup><sub>慶慶長子祐嗣立是為安帝</sub>這諡宋貴人<sup>王清河</sup>曰

案隆文

敬隱后追封諡揚為當陽侯

趙興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郵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趙勤

趙勤<sup>字益卿</sup><sub>作字孟卿</sub>南陽人劉賜弟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

案隆文

俊

三言世



汝二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一本此段

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勤明達好學

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為南陽太守

桓虞功曹委以郡事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

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

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

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嘆曰善吏如良鷹矣下

鞞即中嘗有重客過欲屬一士令為曹吏虞曰我有賢

功曹趙勤當與議之客潛于內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

恐未合眾客曰止止勿復道

毛義

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按此句從上少時家貧以孝行

稱為安陽尉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到

當守令義奉檄而入白母動顏色喜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

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橡盜

載橡還之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木者恭見之念其愧

見其已

三百廿七

馬

外



因自伏草中至去乃起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  
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  
過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隣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  
爭多置器其上為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  
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梁鴻

梁鴻 范書本傳鴻字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

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熟  
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熟者也滅竈更燃火鴻家貧

案陸文

案陸文

三百廿九

馬

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  
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承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  
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  
是始敬 鴻 還其豕鴻不受 鴻 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  
陪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鴻鄉里孟氏女容  
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  
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 樸 太平御覽作梁鴻妻同郡孟  
氏其女名光狀醜而肥力舉石  
者 伯 擇對不嫁願得如鴻  
至年三十鴻聞聘之  
女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

東觀漢記 卷十八

十五



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名孟光  
 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詩以娛其  
 志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會金兮方秀  
 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庶下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  
 于鴻前仰視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賃能  
 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遂潛  
 思著書十餘篇鴻病因與臯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贏博之間不歸其鄉慎勿聽妻子  
 持尸柩去後伯通等為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燥衆人曰

要離古烈士今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家傍子  
 孫歸扶風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  
 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  
 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鄉里有爭財  
 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請曰仁義遜讓奈何  
 棄之爭者感之收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  
 太守連名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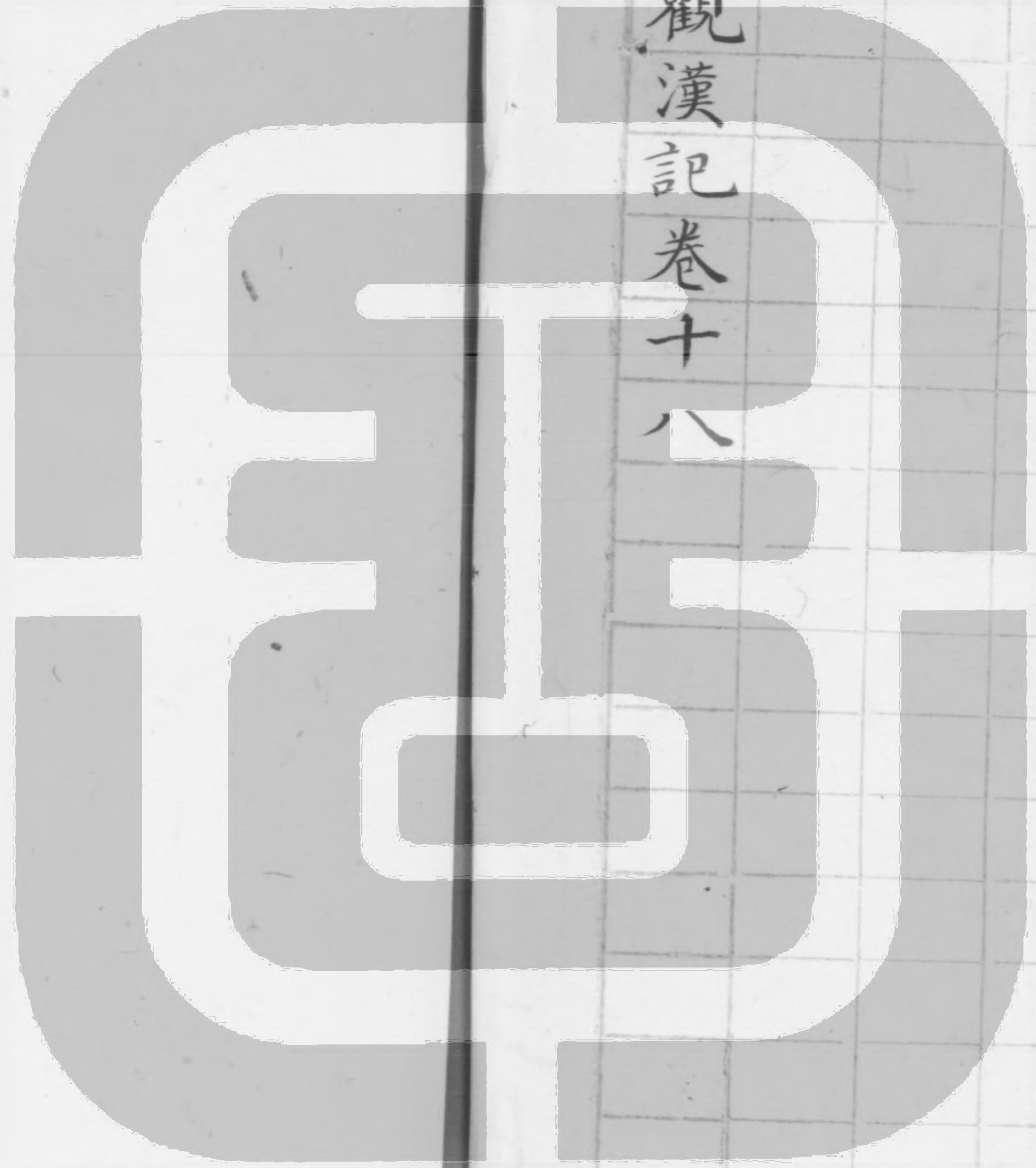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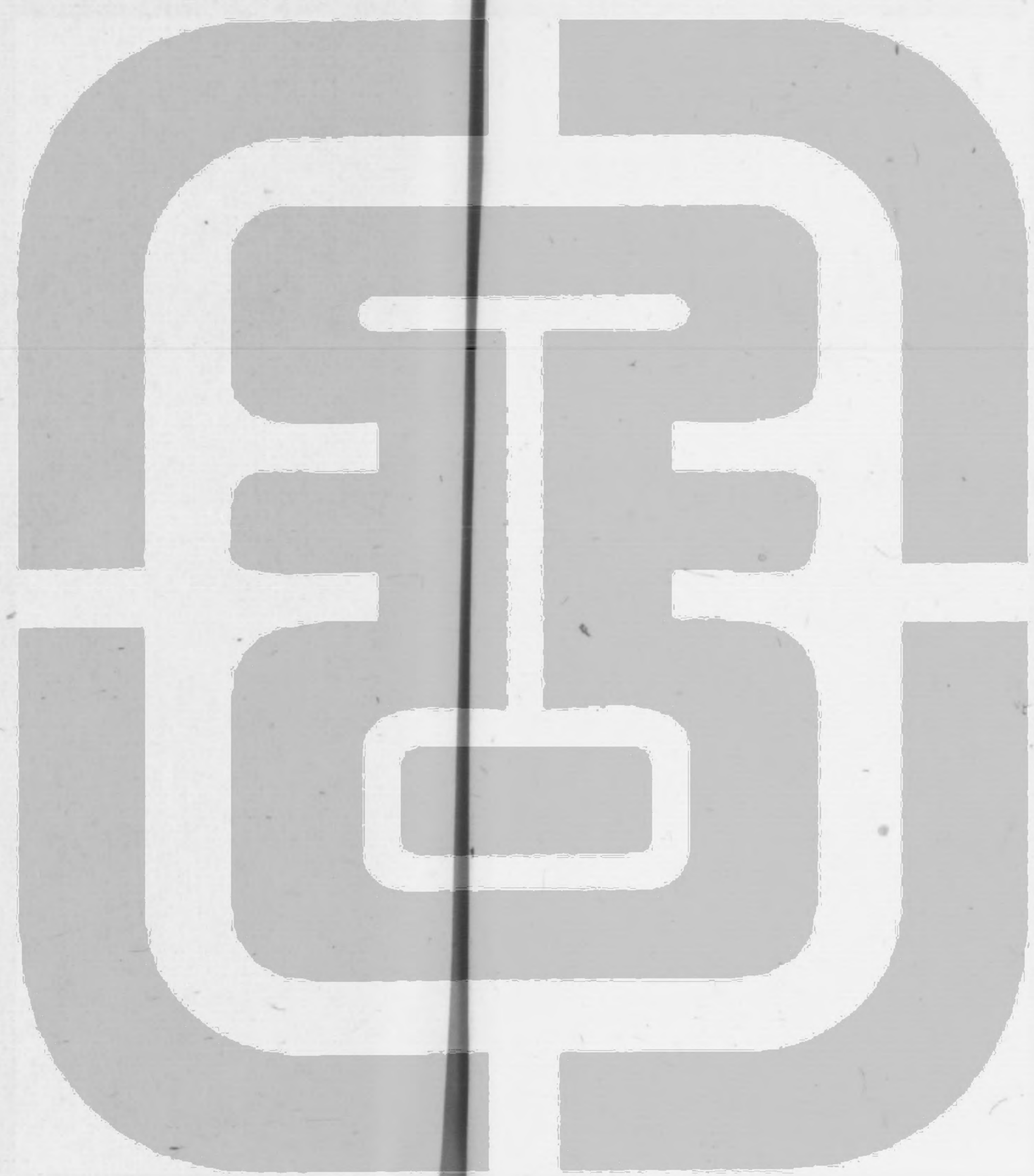
郭鳳

郭鳳字君張勃海人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嘗  
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卒

東觀漢記卷十八









書